



## 浪花朵朵

女儿说,不知从何起,“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引爆了朋友圈,成了青年人开启秋天的模式,也成了表达爱的方式。抖音、微信朋友圈纷纷晒出“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 打开秋天

□汪树明

你打开秋天的方式是什么呢?

母亲说,秋是“咬开”的。曾记得,立秋那天,睡梦中,我就被她叫醒,随着她去乡村小集市买鱼买肉买西瓜。

门前的小河里,菱叶蓬蓬翘起,碧绿色的叶子挨挨挤挤。大哥坐在小船似的长木盆里,用手划着水,忽东忽西,拉起一根根菱角藤,把密密麻麻的菱角一个个摘下来。一上岸,我就忙不迭地抓起一颗,一口咬开,秋菱肉白莹莹、水灵灵、脆生生、甜丝丝的味道直透心肺。

午饭后,母亲从水井里吊起西瓜,放到门前树荫下的小桌上,“咔嚓”一声,刀才下去一半,西瓜就一分为二了,几刀下去,圆圆的大西瓜,变成了满桌绿边红月亮。她一块块递给我们:“立秋吃西瓜,这叫咬秋,肚子不腹泻,身上不生秋痱子。”我不知道立秋,更不知有咬秋的习俗,看到有好吃的,就很开心,很高兴。

父亲说,秋是“挖开”的。父亲告诉我:“七挖金,八挖银”,秋挖可以消灭杂草,疏松土壤,提高保水蓄水能力,这样种下的菜,施足了肥,就会长得更好。立秋后,父亲最先开挖的地是小菜园,那里种着豆角、茄子、小瓜、西红柿。立秋后,这些瓜菜叶黄藤枯,犹如年老色衰,难见新鲜劲儿。父亲要扯藤拔秆,腾茬种大白菜、萝卜。他戴着斗篷,光着上身,脖挂毛巾,弓着腰,挥舞镰刀,割割割、砍砍砍,站着的豆角架倒了,伏地的瓜藤断了根。拖走藤秆,清场开挖。一铲下去,挖起一大块土块,空气中弥漫着新鲜的泥土气味。翻过身的土块,浇上大粪,经烈日曝晒几天后,打碎整成菜畦,再浇透水,趁着土壤松软潮湿下种。不几日,菜畦中就冒出一行行嫩黄的菜芽。

女儿说,不知从何起,“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引爆了朋友圈,成了青年人开启秋天的模式,也成了表达爱的方式。抖音、微信朋友圈纷纷晒出“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在立秋这一天,奶茶店可谓座无虚席,外卖小哥也是接单不断。开童装店十多年的女儿,如今又在县城新建的最大购物中心开了一家品牌童装专卖店。立秋这一天,她买上一杯奶茶,踏上了去南方的大巴车,为新店开业选购秋装。她说,喝不喝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不重要,不拼,不努力,这个秋天就白过了,等待我的是冬天的第一口西北风,哈哈。

咬开的,打开的等等,都是在平平安安岁月中走进秋天、分享丰收幸福的喜悦方式。

## 一方水土

## 家园

□代荣

儿子读高三时,我租住在射阳城东的安置楼陪读。

安置楼整个小区没有围墙,呈开放式,主要居住着附近的拆迁户。

小区内有一块二三亩地的三叶草草坪,春夏秋三季肥厚的三叶草如绿毯铺陈,让人忍不住想躺上去打几个滚、翻几个跟斗,草坪上栽种着很多高大笔挺的雪松与叶片肥厚的广玉兰,草坪南边栽种着一片楠竹,临冬也常青。

儿子即将高考那年,来去匆忙间,忽然觉得好久没看到三叶草草坪了,驻足时才发现三叶草草坪不知何时被铲除,上面不知何时生长着肥硕的莴苣、豆荚饱满的蚕豆,还有刚冒出两片嫩叶的青菜,一棵棵雪松与广玉兰也兀自倒在即将收割的菜籽丛里,蔫败的枝叶上搭着绳架,黄瓜苗、丝瓜秧在晨风中摇晃着,努力地将新生的细丝藤攀爬上旁边的绳架。

有天早上倒垃圾时,看到单元门口有两根落下的竹笋,再看看稀疏的竹林里有人影,我走上前,原来是房东张大爷:“大爷,砍竹子呢?”张大爷站直身子,用手里的砍刀朝前面挥:“嗯呐……那片都被他们占去了,我只有把这片竹子砍了。”我说:“上面砍了竹子,下面还有竹鞭呢,栽种不了几棵菜。”张大爷弯下腰:“长一棵是一棵,反正在家没事,没事还要花钱吃饭,再说买个菜跑得远,还贵!”

确实,安置楼小区的居民正常都是到小区门口的正大超市买固定的几样菜,想要餐桌丰富点需要跑到红绿灯西边加油站旁边的小菜场,那个小菜场是由附近村民自发形成的,小菜场平时还好点,一到下雨天污水横流、臭气四溢。不久,环境整顿取消了混乱的小菜场,安置楼小区的居民买菜更难了。

没想到射阳主城区会向东发展,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

前几天与放暑假的儿子一起在吾悦广场吃过晚饭,儿子说想去以前租住的地方看看。

娘俩趁着夜色牵手走到广场北边的安置楼小区,发现小区安装了大门并有保安值班,儿子说进小区要绕路没有以前方便了,我说这样的小区管理让居民更有安全感了。小区门口一大爷正敞开手里的购物袋将翠绿的蔬菜展示给蛋饼摊前的大妈看:“赶紧去,超市正在打折……你看,新鲜!”大妈打趣道:“还不如自己种呢!”大爷佯装生气,把袋口收拢:“塌场子的话不能说!这比种的划算!”

听到熟悉的声音,我上前打招呼:“张大爷,您好啊?”张大爷抬起头:“啊,啊……是小代啊?怎么想到过来玩的?”我笑道:“我与儿子过来看看,您最近好啊?”蛋饼摊大妈接过话茬揶揄道:“张大爷好得很呐,每天天不亮就跟着他们到日月岛公园薅草,一直忙到现在才去买菜。”张大爷大笑:“不是在家没事不?到家里去坐坐?”我摆摆手:“谢谢大爷,您忙一天了,早点回去休息,我与孩子到小区转转。”

与儿子沿着小区的马路而行,豁然发现以前的草坪又回来了,修剪整齐的草坪上面还安装了健身器材,一个奶奶正扶着健身器材前后摆腿,原来栽种楠竹的地方新建了凉亭,几个老人坐在凉亭里摇着蒲扇说笑着。

儿子说才两年,这里的变化真大啊,不光是环境,人的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

我说主要还是射阳的整体规划以及经济发展给人们生活上带来了便利,人们的观念才会改变。固然农民的务实性格让他们在土地流转后少了些事情做,但居委会根据具体情况安排他们做些绿化日常维护,增加了部分收入的同时也使他们在建设美好家园的时候多了一份参与感,更何况自己也居住在一个生活便捷、环境优美的小区,我想每一个身在其中的人都会心生美好和幸福感的。

## 面朝大海



掰玉米非常有意思,两手抓住苞叶顶端向下用劲一撕,一个黄灿灿的玉米就呈现在眼前,再用手稍稍一扭,玉米棒子就从根上滑落到手了。

## 秋天悄悄来了

□吴应海

记忆中,儿时的秋天,总是从村头那几棵大枣树开始的。当枣儿皮由青变白,透出红色时,我们知道,秋天悄悄来了。

那时候,村子里家家户户都会长点早稻,早稻一般农历七月十五前收割,收上来晒干后,便拿去碾米,这样中元节就能用新米煮饭敬供祖先了。收割后的地则可用来播种秋冬季蔬菜。收割这天,母亲和姐姐起个大早,把三分地的早稻割下来,我和哥哥则在父亲的带领下,把稻把装上独轮车,运到晒谷场。随后,全家上阵,在两只大碌碡上轮番掼稻,稻把被高高举过头顶,穗头朝下狠狠地摔到碌碡上,发出“砰砰”的响声,谷粒在不停地掼打中脱落,不一会儿,碌碡前就是金黄的一堆了。

接下来几天,我们小孩的主要任务是负责看稻,防止嘴馋的麻雀偷吃。于是大家一起躲到场边树荫下,一边写暑假作业,一边监视麻雀们的举动。那时我们的暑假作业不多,薄薄的一本,一两天就能写完。写作业的空隙,小伙伴们轮流去村头,把那些已成熟的枣儿敲下来,拿来共享。往往是稻谷还没晒干,树上的枣儿就已消失殆尽。

一转眼,学校开学了。那时上学是快乐的,课程不多,作业也不多,几乎没有压力,课间可以尽情玩耍。但只要一放学,大家便匆匆往家赶。虽然路边新冒出的蔬菜芽儿探着脑袋东张西望,虽然大片晚稻田像油画一般铺向远方,虽然归巢的鸟儿叽叽喳喳从这棵树打闹到那棵树,但大家都没心思欣赏。因为连续几天下雨,棉花下层的果儿受潮发霉,大人们白天已经把它们摘回来了,我们回去必须要把当天的烂棉花剥掉,剥出来的棉花品相是差一点,但只要晒干,一样可以卖钱,一样可以用来缝制新棉袄。所以,大家一点也不怨。

九月中下旬,玉米可以采摘了。星期天,孩子们个个系个大围兜,兴高采烈地下田掰玉米。掰玉米非常有意思,两手抓住苞叶顶端向下用劲一撕,一个黄灿灿的玉米就呈现在眼前,再用手稍稍一扭,玉米棒子就从根上滑落到手了。

随后,国庆节到了,几场秋雨,让人感觉到了阵阵寒意。田野上,小树一样的棉花不断开出新棉,洁白的棉花缀在还未开始脱落的绿叶间,若隐若现,像捉迷藏似的。我们一有空就要去帮着采拾棉花。而大人们则张罗着准备收割晚水稻。灿烂的阳光下,稻子们低垂着脑袋,沉默不语,稻穗上金色的光泽特别惹人喜爱。

晚稻收割完,稻谷晒上场,大人们终于腾出手来,给棉花喷洒脱叶剂,三两天的工夫,棉花叶子便全部掉光。于是棉花开得更勤快了,拾了一批又一批,好像永远也拾不完似的。而收割后的稻田已经犁好,散发着淡淡的泥土味儿,万事俱备,只待播撒麦种。我们这些小孩子,终于可以松一口气,缠着妈妈做一锅南瓜饼解解馋。

当秋风一阵紧似一阵,农人们开始在田埂边上播种蚕豆时,秋天差不多就要结束了。季节之歌翻到了下一个乐章。

